

MG
D6P3.0P
703

英國遠東自滅政策之可憐

廣東東洋文化研究所發行



3 1798 6881 9

英國遠東自滅政策之可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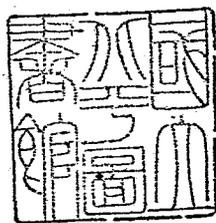
目次

1. 緒論
2. 英國親華反日政策之由來
3. 事變初期之英國態度
4. 揚子江開放及九國條約問題
5. 財政及軍需品之對蔣援助
6. 英國默許蔣軍僭用國旗
7. 騷動全中國之租界問題
8. 英國所求者究爲何物
9. 援蔣政策有何效果

英國遠東自滅政策之可憐

緒論

德意軸心之軍事同盟甫告完成，英法即受莫大之威脅，一若白刃之加諸其項者，然英國仍努力以冀維持世界之現狀，觀其對於中國仍盡量發揮其辣腕，可爲明證。又其與重慶政府之密切聯絡，駐華英大使之活動，與鼓浪嶼問題強牽美法以爲已助而思恫嚇日本等，英國之用心亦可見矣。總而言之，英國一方面則積極強化其一貫之援蔣政策，一方面則與美法俄聯絡以增加反日戰線之勢力，苦心焦慮，以妨礙東亞新情勢之發展，然英國之對於中日問題雖若是其努力，但其所得效果，究竟如何？對於英國本身，對於中國以及世界和平，究有何等貢獻？凡此種種，今日正爲英國誠心反省再行檢討之良機也。



英國自中日事變以來所取之一貫援蔣反日政策，彰彰可考。茲臚列其顯著之事實，並披瀝吾人之見解，以說明其終爲違背歷史必然性，且爲無謀的自殺的破壞的行爲，冀促英國朝野一致的猛省。

英國親華反日政策之由來

英國在中國有三十五六萬萬元之投資，爲擁護其權利計，當然希望中國商業之健全發達，更期實現中國統一，以便適合於其本國之利益，且極力維持蔣政府，以冀達到上述之目的。英國從前曾欲與日本合作以進行援蔣政策。嗣以中國排日風潮劇烈，知與日本合作，必有種種困難，且對於自己本身，必有不利之處，於是逐漸進行其單獨對華工作，同時對付日本之態度，亦即爲之一變。

尤其是自實行以對華金融支配爲目的之一九三五年中國幣制改革以來，中國之財政經濟實權，完全操諸英國手中。自此以後，不獨財政經濟權，即政治權亦受英

國支配，中國之整個國家，殆如英國之保護國，甚且淪於半殖民地狀態焉。

其後英國重新派遣許開森大使及加巴多力克到中國，予蔣政府以極大之財政的援助。一方企圖鞏固蔣政府之基礎，一方以之爲傀儡，而施行壓制日本與中國合作之政策。試觀一九三六年八月英國之「隔週評論」，其中登載一文論及遠東日英問題有謂「不用砲火之其他戰爭，現經開始。」於此可見其態度之一斑。同時英國復極力鼓動中國之排日風潮，遂致造成此次事變勃發之大原因，故中國事變之發生，英國實應負極大之責任。英既負此重責，則最近之英國政策，可以謂爲「蔣政府之沒落，即英國勢力由中國全面總退却之時。」其政策之重要既如此，故自中國事變勃發以還，英政府及其在華之官民，均一致協力以從事於援蔣反日者，非無故也。

事變初期之英國態度

英國欲徹底完成其援蔣反日政策，本來以實行武力干涉主義爲最有效，但此爲

不合化算之大冒險行爲，她必不肯輕於採用。乃先利用世界各國之反日空氣，以素稱英法傀儡的國際聯盟爲工具，而圖牽制日本。此種行爲，頗能奏效一時，如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使國際聯盟議決「日本之對華行動，係違反九國條約及非戰公約。」美國政府亦加以贊同。同時十一月三日，更進而在北京召開九國會議，但此次會議，日本既不參加，意大利代表亦極力反對，故會議雖開，而效果全無。但其後英國之借刀殺人計劃，仍然不絕進行，法俄固然，即美國亦參加反日共同戰線，不斷的努力策劃以對付日本。

當中日事變擴大至上海時，曾有提議劃出上海作爲中立區者。一九三七年八月，蔣軍空襲上海，外國居民被害頗多，時機愈迫，英國政府乃於是月十八日提出上海中立區案，欲「在上海地域設中立地帶，在該地帶之內，停止一切軍事行動。」請求各國贊同。同時又向日本政府提出備忘錄謂「中日兩方如同意撤退，則英國與其他各國當負保護居留上海日人之責。」上海各國居民中，以日人爲最多，對於保

護日人之重責，委之外人之手，豈得謂宜？其無常識也可知。日本政府素取事件不擴大方針，此次事變，本來乃因蔣軍之挑戰而惹起，故應要求蔣軍停止戰鬥及撤退。至一九三二年所協定之停戰區域外。今英國等不此之求，反欲日本退出上海，日本對於此種無理之提案，當然予以拒絕。

英國對於蔣軍之轟炸上海，既置之不理；可是對於日本之空襲南京，則竟提出無理的抗議。何厚於此而薄於彼？蓋日軍及日政府已以種種事實證明空襲南京，係完全合法的，且十分審慎而後施行者。要而言之，英美法等之抗議，實被蔣軍之誇妄宣傳所淆亂其觀聽，故有此荒謬的舉動也。

八月廿六日，駐華英國大使許開森與其屬員二人，由南京乘車往上海，途中被飛機以機關鎗擊傷，就醫於上海之病院，掃射者爲何人，尙難証實，而英國竟自始至終，認定係日本飛機之所爲。

在日本方面，一接到此項消息，政府與軍事當局以責任之所在，雖事之真相未

明，而亦立即表示深切遺憾之意，且即令調查此次事件之真相，及磋商適當之處置。但英國方面，則不假思索，立刻斷定係日本飛機之所爲，向日本政府提出不遜且強硬的抗議，除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外，復氣餒凌厲，再向日本政府要求二項「謂不論乘車者爲何人，而日本飛機不分皂白，竟胡亂掃射非戰鬥員，實爲不合法不合人道之屢犯行爲，尤其是此次之戰爭，乃不宣而戰，遂至演成此次之慘案，尤爲不能忍怒者，實至明瞭。」

日本對於此事，經到當地切實詳細調查，但據各種報告，亦不能認定事實之真相，且亦無斷定並非日本機所爲之證據，故表示正式道歉之後，此事則漸告一段落。查英國大使當通過交戰地時，事實上應預先通知日本政府，以資保護，今事前既不通知，而事後又不假思索，立即斷定係日本飛機之所爲，豈非英國之手續錯誤耶，退一步而言，假定係日本飛機之掃射，由各方面觀察，亦足以證明完全係日本之過失，而英國亦不應以如此之強調文句，向日本政府抗議也。

其他與此類似者，則有誤擊島夫人軍艦問題，此乃因濃霧時日軍之一時過失，日本政府既明瞭係自己之過失，乃於十二月十四日正式道歉，此問題乃得以和平解決。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日，日軍在上海法租界拔隊出發，至同日午後一時四十分經過南京路時，突然有類似蔣軍二人，由新新公司之窗口，向日軍投擲手榴彈，傷日軍二名，巡捕一名，日本軍事當局即往訪上海工部局警察總監捷拉特氏，並面交數項要求之備忘錄，捷拉特氏則以「工部局對於此事，並無何等異議，」即將該備忘錄之全部簽字承認，但至翌日，工部局則又聲明該備忘錄不能發生効力，捷拉特氏總監且云「自己個人並無簽訂協定之權，」強將自己所簽字承認者不負責任而付之東流。

日軍當局對於工部局之橫蠻態度，極爲憤慨，乃決定採取單獨行動，而置該聲明於不理。

其後暗殺案件陸續發生，新年中轟炸日軍者所在皆有，對於日本軍用小汽船而擲彈者亦常有之。日軍與外交當局，乃再向工部局提出新擬之要求，該要求之備忘錄中，爲工部局應提高該部局內日本警察之地位與權限，並增加名額，又工部局各重要機關之重要位置，應任用日人，所謂改革案者如此。但經過種種之交涉而至今日，租界問題，尙成懸案而未能滿足解決，下章所述，將更爲重大而迫切者矣。

揚子江開放及九國條約問題

以上乃事變初期之英國態度，以後應注目者，乃英美法等之要求揚子江開放，及關於保存各國權利之九國條約問題。

去年十一月七日，駐日英美法三國大使，關於恢復揚子江自由航行問題，各以公文送交日本政府，日本外交當局，雖合理的拒絕其要求，但英國仍令駐日大使克萊琪氏以口頭及書面再行抗議。不持此也，英美法及其他各國之居留上海外國團體

，亦請求日本開放長江，且欲自由利用鐵道，海運，商業，航路，汽車，公路等，並思廢止凡可視為違反九國條約之各項專利政策，一切事宜皆恢復事變以前之狀態。

關於揚子江之開放問題，日本政府所持以為拒絕之理由者分舉如下。

1. 現在長江所能航行之水路，不過只為日軍作戰上之必要而開之軍用航路。
2. 揚子江區域，仍屬作戰區域，可視為準戰場。
3. 為日軍補給前方之大動脈，現在航行之軍用船，仍須冒險來往。
4. 現時蔣軍仍然隨處放置水雷，伺隙活動。

本來日軍所占領地域，外國人亦稱為不過「保持點與線。」則在此地域之內，殘敵之不時隨處蠢動，自屬必然，綜觀以上情形，日軍在作戰上豈能冒險將揚子江開放。且在此情況之下，不特揚子江為然，即占領各地之交通貿易，亦不能遽然任令第三國人自由行事者也。

本來封鎖揚子江者，乃屬蔣軍，上落事變之初即已實行，故當時日本居留民之

欲返國者，因往上海之道已被阻塞，不得不冒險由浦口乘汽車經過敵地。又當蔣軍埋設地雷封鎖揚子江時，英國某上海總領事會云：「若爲蔣軍作戰上之便利計，亦屬不得已者。」現日軍以莫大之犧牲，始能啓用長江，但一經啓用，外人卽令開放，在日本方面於作戰上實有未能公然開放之苦衷，惟英國只專爲自己打算，竟再三要求開放，夫在蔣軍之作戰上，則可以封鎖，在日軍之作戰上則不能，天下寧有是理耶？若日軍初時不啟長江之封鎖以作戰，而另取其他途徑，則雖至事變之終局，長江仍屬封鎖也。

其他如請求恢復戰區內之各種權利問題，試思現時作戰仍然繼續，斷不能准其所請，乃是當然之理。

至於與九國條約有關之各問題，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等，又一再喧囂責難，但對於此等問題，南京維新政府立法院長湯宗堯氏會云：「上述原則，祇適用於半獨立半殖民地之中國，斷不適用於既已更生之新中國。且現在世界各國，均各趨向於

若干個之集團體制，莫不以門戶不開放機會不均等爲鐵則而堅持之，則豈能獨令中國嚴守舊時代之遺物。九國條約之於中國，當然尙須再爲考慮者也。」本來此項問題，如中國在新政權之下而能恢復其自主性者。」則必不成問題矣。

又一方面謂尊重中國之主權及政權，而另一方面又強制中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九國條約，在條約之本身，實屬矛盾之至。蓋完全獨立國之經濟政策，斷不能取決諸第三國，故九國條約係極不合理，中國如能強盛，斷不適用此項自相矛盾之條約，彼極力主張門戶開放之英國與其他各國，應先行開放自己本國及其他屬地而後方可置喙於中國之問題。

財政及軍需品之對蔣援助

英國因中國之幣制改革，已完成其對華經濟霸權，因之對於中國之財政，自應負有重大之責任，故援助中國財政，實爲不可避免。

英國以滙豐銀行爲駐華之參謀本部，用種種之方法進行對蔣財政援助，最近之顯著者，則爲本年三月因蔣政府之要求而借款一千萬磅，作爲安定中國法幣基金，此款係英國財政大臣三月八日下午在英國下議院宣佈，香港之滙豐渣打兩銀行，各認五百萬磅，蔣政府之中國交通兩銀行，亦各認五百萬磅，對於滙豐渣打兩銀行，英國財政部更負損失賠償之責。

英國對於法幣援助，不自今日始，自維持法幣政策實行以來，對於維持法幣基金之設定，公然與之策劃，頗堪注目，英國對於此事聲明謂「係擁護英國在華之企業貿易，屬於純經濟的處置。」但與日本貨幣有關之華北聯合銀行券經已成立，當然無需法幣存在，且蔣政府的財政基礎，專在法幣制度之維持，今英國如此努力援助，實屬援蔣反日政策之一，斷非單純經濟之行爲也。

又英國政府不待去年議會所提出一千萬磅對華輸出保障案之通過，便藉口建設中國西南交通，而借與蔣政府五十萬磅，更欲再借與鉅額之信用借款。關於此事，

本年二月四日路透通訊社有云，「蔣政府所派遣之購料人員，在去年十二月，對於緬甸雲南公路所使用之交通材料購買費五十萬鎊借款，經與英政府簽訂契約，計買載重三噸及七噸貨車三百輛，再欲借與鉅款以作中國購買鐵路及敷設電訊材料之用，豫料當有四五百萬鎊之借款行將成立也。」以上借款之新交涉，其結果爲何，雖不得而知，總之此項對華信用借款，經由英國當局慎重考慮而實行矣。

其次英國供給軍械彈藥以及其他軍需品與蔣政府確數雖不得而知，但試觀香港九龍所存之軍需品，堆積如山，與及粵漢鐵路之日夜運輸不絕，（雖所有貨物未必盡屬英貨）則可想而知矣。

日軍占領南華，截斷英國援蔣之路線後，國民政府乃急築法印公路即所謂緬甸雲南路綫。

用以運輸軍需品之緬甸雲南間公路，其建設乃以英國技師三人爲主任，使役中國與緬甸工人六萬，日夜工作，大抵經已完成，故現時已可用運貨汽車輪送軍需品

矣，又昆明緬甸間鐵路連絡線之建設，亦似已經着手。

據十一月三十日上海同盟社電報所載「謂國民政府遣派代表到仰光開設中國銀行支店，專理關於軍需品之輸入及緬甸雲南間鐵路之建設」此亦為英國援蔣政策之一端。

英國每謂希望中日戰事早日結束，但其所作所為，俱係助長中日戰事，殊屬令人難於索解，可謂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者矣。

英國默許蔣軍僭用國旗

六月三日日本海軍當局以蔣軍在各戰線作戰時，每假用英國國旗，特列舉事實，向英國海軍當局交涉，請求嚴重取締，以上所列舉者，不特國旗之濫用，即英國所屬之建築物，亦多利用之。此不特蔣軍一方之不法行為，中英兩方了解後所作之不法行為，亦所在多有，此亦即英國對日本之直接的妨害行為也。茲特舉數例如

下。

1. 本年正月末英船永貞號因違背關章，正在扣留調查中而駐青島英艦巴美岩號竟由永貞取去重要文件且拒絕青島關員登永貞號以妨害公務之執行。

2. 五月九日黃昏威海衛關員以英國商船盛京號有運載阿片之嫌疑。乃前往調查，英艦三文治艦長即派艇將所載之阿片移之該艦，此實爲越權行爲。

3. 五月十六夜在福州港外之英國驅逐艦，以探海燈探照日本海軍砲艇，此爲作戰上之重大障礙。

4. 去年十一月廿九日發見英船萬通號在上海貯載軍械彈藥，此爲蔣軍利用英船運載武器之明証。

5. 去年十月廿四日日軍在張家港被插有英國旗之黃赤色商船開槍掃射，英國復宣言英船並無此事，倘英船真無此事則必係蔣船假裝英船而無疑。

6. 蔣軍藉英國之力在南京市內建築堅固防禦工事，又在九江怡和洋行內築有砲台，

並以第三國財產爲背景而築陣地於揚子江海岸。去年十月廿五日蔣軍魚雷艇在珠江三角洲借用英國軍艦旗。最近蔣軍集合於南昌市亞細亞火油公司前之江岸道路，建築極多之散兵壕，且在該公司之建築物上豎英國旗以爲掩護。以上各項之事實，不勝枚舉，其中雖有蔣軍之單獨不法行爲，但多數則爲中英雙方了解而合作者，卽單獨出於英國之惡意而帶有顯著的反日行動者，亦屬不少也。

騷動全中國之租界問題

時至今日而愈趨嚴重之問題，實爲上海天津鼓浪嶼等租界問題之逐漸擴大。

南京陷落時，日軍對於肅清上海租界，及要求其改革一事，本文前已詳述，然此問題至今仍未解決，成爲懸案。

由二月十九日起，（卽陰歷正月元日）上海公共租界之抗日暗殺團極爲活動，所有日人及親日要人多被暗殺，幸當時得日本之嚴重抗議，工部局當局乃稍爲切實

取締，至三月三日，始允增加日本警察名額，及租界警察允與日方協力維持治安。

又上海三浦總領事每每要求各租界當局取締公共租界尤其是法國租界之抗日言論及揭揚青天白日旗，嗣後租界當局雖表示多少誠意，但此種消極的形式的辦法，斷不能望作根本之肅清，其後租界內之青天白日旗依然揭揚，反日言論依然不絕。

於是五月三日澤田外務次官對英美駐日大使，三浦總領事對租界當局，各提出市參事會，工部局及法院等根本改革案六項，但租界當局（尤其是英美兩國）則依然以強硬態度，主張現時之上海仍未至恢復商議此等事件之時期，故此種問題，現時仍爲懸案，雖雙方常常交涉，而卒未能圓滿解決者。

天津之英美法租界，亦有如上所述之情形，尤其是美國之排斥華北聯合銀行券及各項之反日行爲，最爲顯著，最近與上海同樣之暗殺團更爲橫行，親日要人之被殺，共產公子之活動，皆以租界爲根據地，其次如關於引渡暗殺華北聯合銀行天津支店長程錫庚之兇手問題，尤足以曝露英國之不誠意。

廈門對岸之鼓浪嶼租界，亦已發生問題，此乃發端於五月十一日親日要人廈門總商會長洪立勳之被暗殺者，當時因巡視中之日本司令有保護之必要，日本陸戰隊若干名卽行上陸，又因當地之工部局警察不能逮捕犯人，日本陸戰隊乃自行搜索。豈知十五日午後英美法三國艦隊則派遣與日本陸戰隊同數（四十二名）之隊兵上陸，實行對日本以示威的抵抗。本來鼓浪嶼公共租界早已爲蔣軍抗日團體之大本營，今因英美法之援助，乃更爲明目張胆，治安問題，乃更爲可慮，又歷觀該問題發生以後之情形，則知三國海軍當局之共同行動，完全係英國之策劃。

日本在廈外交當局乃依照上海租界之先例，提出要求改組以市參事會及工部局等爲中心之五項條件，現當地各國領事團，常開會討論，此事之結果，必影響於上海租界不少，尤其是英國方面，斷不易全部容納日本之要求也。

總觀以上情形，今日之租界問題，日益嚴重，本來各處租界，如能嚴守中立態度，則不致遽爾惹起糾紛，但上海天津鼓浪嶼等租界之實權，均操之英國之手，其

次則爲美法，此等援將反日諸國團結於此而作種種不法行爲，實屬有意與日軍爲難，故今日之租界，事實上已變爲蔣軍及列國之抗日大本營矣。

現時日本與蔣軍作長期戰爭，犧牲不少，雖作戰上忍受諸多不便，但仍然極力尊重第三國之利權，而外國利權最多之租界，既如上述專以反日爲能事，則日本方面，豈尙能負擔尊重租界之義務耶。

上海租界默許公然之抗日教育，鼓浪嶼之英華書院（英人所經營）亦公然施行抗日教育，卽此一端，亦可知租界爲日本占領地域中之抗日根據地。事實上租界爲日本處理事變之贅疣，當施以適當之手術，倘照比現況放任之不理，而欲作戰成功，何異緣木求魚，故日本方面實有採取強硬態度以解決此問題之必要。

總觀此次事變，英國之反日行動，不勝枚舉，現浦東則有綸昌紡織公司事件，乃英人對日本將士出以強暴之問題，香港近海又有英國巡洋艦砲擊日本民航機之事，英國之顯著的反日態度，大有日趨激烈之勢。

英國所求者究爲何物

觀以上所述，自可知英國之如何壓制日本，但英國之所以爲此究何所欲，實有檢討之必要。

猶太富豪維多沙宣氏由美國往上海，三月四日道經日本，在橫濱接見日本記者團云，「本來英國人係商人祇求商業發達，於願已足，其他則非所計」。

又三月八日上海大陸報載當沙宣到上海時對當地之記者團云，「大英帝國之對於中國，既無政治野心，亦無領土野心，英國人爲與遠東諸國通商而來上海，英人之投資於此，祇欲發展其商業而已。」

徵之各種之事實，沙宣氏所言，頗足以表明英國人之真意，英國之對於中國，有無政治野心，雖屬疑問，但其主要之目的，係在經濟的利益而無疑。

茲專就此點而詳言之，英美等之常言門戶開放，機會均等者，由本來的意旨而

言，乃專指商業，倘其真屬如此，則日本雖現在亦無何等反對之意見，去年十月十八日日本政府答覆美國政府同年十月十六日之公文其末段有云，「在各項企業貿易範圍中，各國參加建設東亞之大事業者，日本帝國並無何等反對之意見，即現時成長中之中國政權，亦準備歡迎各國之參加。」如上之意思，日本當局經已數次宣言，倘不傷害中國之主權，不妨害東亞之新秩序，及無不正當之政治企圖，而為純粹經濟行爲，則日本必無何等之反對意見，是日本對於英國通商發展，必無阻止之心。

倘英國確係單純以商業爲目的，不計其他，則應與日本合作，共同幫助中國新政府之發展，不應支持蔣政府以延長戰爭而置生民於塗炭也。

英國或以爲日本欲征服中國獨占中國市場及資源，不許第三國染指，豈知日本之真意，乃根據去年十一月三日帝國及近衛之聲明，希望解放半殖民地之中國，使其能真正獨立而趨於強盛，更欲與強盛之中國共同協力以建設東亞之新秩序耳，其

他非所計也。

現時中國人之中，不明瞭日本之真意者，固屬不少，即日本人之中，不認識日本之真意者，亦所在皆有。但與四億五千萬人口接隣之日本，若不開心見誠與中國提携，而欲以「征服」「支配」之帝國主義態度壓制中國，實屬難期東亞之和平，日本國民稍有識者，無不知之。蓋以東亞同種同文之中日兩國，如不真心提携，則東亞必無和平之希望，此不特中日兩國知之，即第三國人亦無不知之。

故以普通之常識觀之，中國當先解放共產主義之威脅，與帝國主義之擷取，然後方可求真正之自主的中日提携，又由雙方之自主的合作，然後可求東亞永遠之安定，此乃日本存亡所關之重大問題，絕非三四十萬萬元投資之區區單純經濟問題也。故由蔣政府所誘導之共產主義與帝國主義等之自滅的破壞的政策，不得不急起而制止之。

英國如單以經濟的立場而與中國作普通之交易，則日本必無反對之理，倘單為

自己之利益打算，而利用中國，對於中國之自身及東亞全局之安寧，毫不關心，則日本必不能默認。英國只求通商之利益，本非過份，日本亦不能責之，不過自己則關閉門戶，而阻礙國際通商之機會均等，對於中國則包圍蔣政府以圖奪取獨占勢力範圍，且煽動反日風潮以遂其私圖，自己有利之際則高唱機會均等，此未免過於自私自利，此種猶太式斤斤於金錢之態度則殊難默視者也。蓋國際社會之中，單純之利己的非共存主義，事實上必致擾亂國際正義與國際秩序，此次中日事變之直接間接原因，多胚胎於利己的政策，英國人其亦三思之。

策有何效果

英國或以爲日本用武力蹂躪中國，故同情於蔣政府而援助之，豈知自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之間，在華日人之被抗日暗殺團殺害者五十四人，殺傷者八百十四人，掠奪財產案一百一十宗，抗日教育，在最近十年間，公然施行。此種教育制

度，爲世界史上所罕見者，蔣政府之於日本常思挑戰，故事變勃發之際，雖日本極力堅持事態不擴大方針，但蔣軍無論如何，必欲一戰。以上事實如英國能以公平之態度觀察之，則知日本此次之出兵應戰，實屬出於萬不得已，實非有意蹂躪中國。英美二國從前常因僑民被害，砲擊南京兩晝夜，此種事實，豈便忘之？故英國如確同情於蔣政府以對付日本，則必非道義上問題，實爲利害打算，而出於排日耳。且日本此次之出兵，既屬不得已之事，而更欲解放中國，建設東亞中之神聖事業，將於戰事結果之際，即發揚而光大之也。

日本深知華人受國際資本主義所壓迫，感受莫大之痛苦，必思有以解放此種之痛苦而後已。英國人則不然，祇知此次事變中自國利權之損失，遂責罵日本爲非人道行爲，請英人回憶其三百年世界侵略史，及現時所取之對付猶太人政策，在神靈之前細思之，則知誰爲罪魁，可以明矣。

總而言之，英國之對於東亞秩序，無論安寧與否，爲求其自己之利益計，乃思

極力維持蔣政府之健全，倘與蔣政權脫離關係，則受莫大之痛苦矣。

英國專爲其在華之部分的利益打算，而日本則重視東亞全局之安定與和平，故對於專以破壞東亞秩序爲事之蔣政府，不得不急起而打倒之。英國之極力幫助蔣政權，徒足以延長戰禍，犧牲中國人民而已，對於英國本身，絕無利益之可言，乃英國竟以爲延長中日戰事，則足以打倒日本，假令其幸災樂禍之空想得以成功，則英國亦必須再與蘇俄抗戰，始能高枕無憂，坐收漁人之利，加以共產主義，如遍布中國，英國以自己之力，豈能與之對抗？今日能在東亞獨力對抗共產主義者，祇日本而已，不是之思，而出於排日，試問將來英國進退兩難之際，如何處置，祇有由中國徹底的退却而已，況蔣政府既以國勢衰微，乃求助於英國，倘國民政府異日逐漸強盛，確立政權，亦豈能甘心爲英國之走狗乎？十年前中國曾發生劇烈之排英運動，當時英國所處之境地，比之日本現在更爲痛苦，蓋英國以自己之力不能制止抗日運動，稍有識者，無不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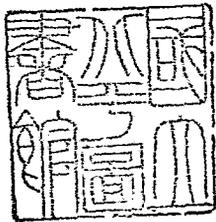
又假定日本確係武力不足，亦斷無屈服於蔣政府之理，沙宣氏及其他各人多以爲日本行將赤化，此種殆若神話之宣傳，祇足以暴露其對於日本國體之缺乏理解力而已。退一步而言，假定日本變爲赤化，則東亞之事情對於資本主義之英國，又有何關係？其實日本亦必無赤化之理，此點大可放心，惟抗日政府如繼續存在，則東亞固永無安寧之日，即英國之商業亦必無從進展，其所有之權利，亦必無從而維持。

故英國遠東最安全之出路，祇有與日本或中國新政府合作以圖東亞之安定而已，除此之外，實難達其目的。英美人常云滿洲被日本壟斷，但昨年十一月北美評論雜誌則云「美國之對滿洲貿易，比之以前高出六倍。」則又何以自解。

英國人常云，中國復興之建設，斷非單獨日本及中國之經濟力所能爲，其言實有至理，故無論日本與新中國均無拒絕與英國或其他諸國經濟合作之理。且真正之經濟合作，如一方有排他的態度，則必無圓滿之結果，故爲英國計，應考慮與日本

共同提携，不必諸多顧慮。

總而言之，英國現在之援蔣反日政策，祇足以增進東亞之混亂，對於英國本身，對於中國本身，對於世界和年，實有百害而無一利，英國人其亦當了解，故甚望賢明的英國朝野人士詳細考慮與反省。



萬斯年先生題

民國二十八年八月

廿八日第一版

173

445363

BC
93.09
3